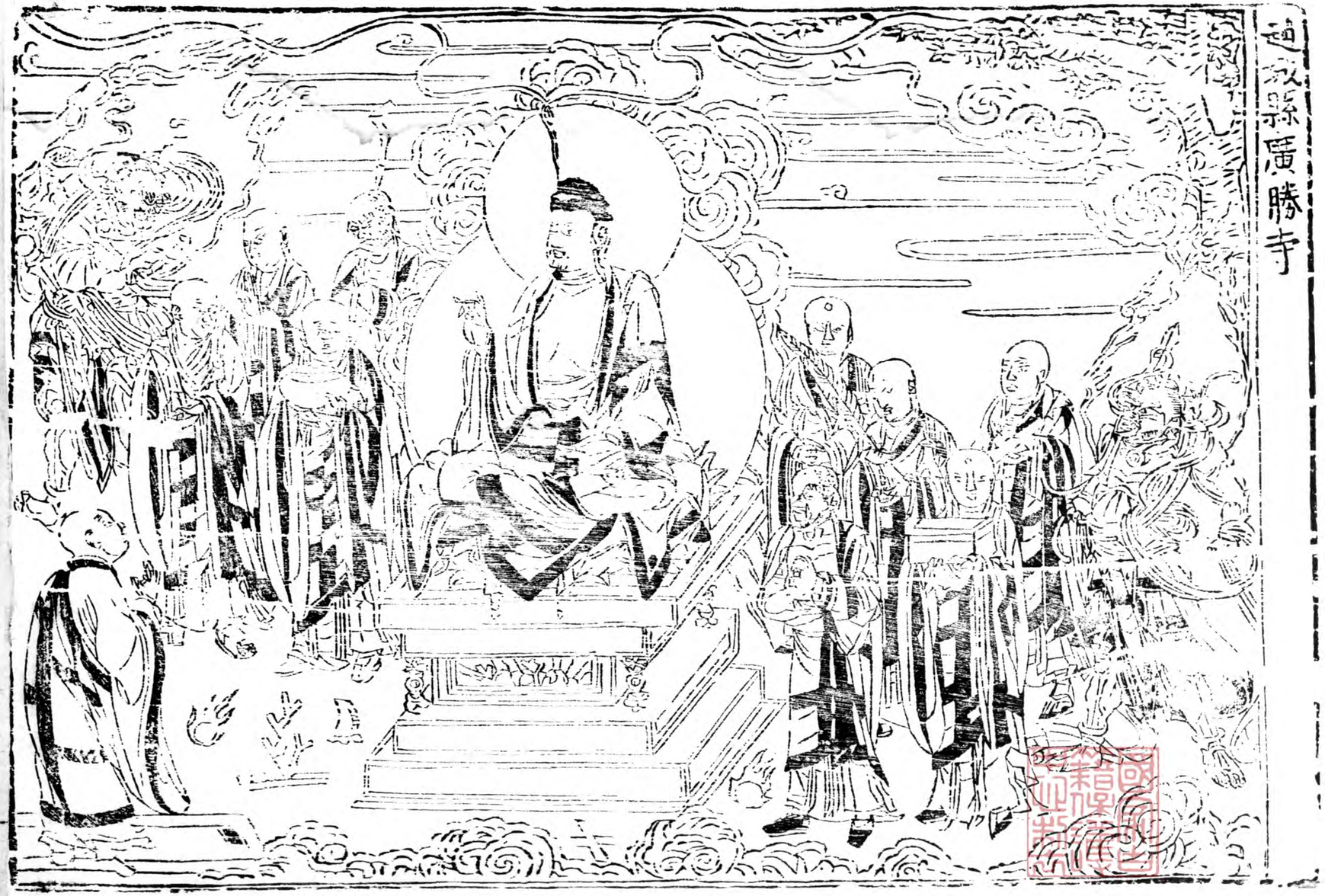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一　廣

釋道安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惠皎撰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惠皎撰　廣

釋道安一
釋法和二
竺僧朗三
竺法汰四
竺僧先五
竺僧輔六
竺僧敷七
釋曇翼八
釋法遇九
釋曇徽十
釋道立十一
釋曇戒十二
竺法曠十三
釋道壹十四
釋慧虔十五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陰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隣嗟異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聰敏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駈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賚經入田因息

十二出家神智聰敏形貌甚陋不為師之所重駈役田舍至于三年執勤

就勞曾無怨色蔫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賣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荅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減一万言賣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而異之後為受戒恣其遊學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恠澄曰此人遠識非尒傳也因事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衆未之悋咸言須待次當難煞崐崘子即安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後避難潛于濩澤太陽笠法濟并州支曇講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須之與同學笠法汰俱態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大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依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石虎死彭城
王嗣立遣中使笠昌搏請安入華林
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將
危乃西適牽口山迄舟閔之亂人情
蕭索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
縱横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衆
入王屋女牀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
山栖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弟子
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
二馬槅槅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
使呼林伯外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
外謂是神人厚相接待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伯
外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
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illegible]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
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要之安辭

外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叙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撰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録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竟往師之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慙往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並賛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使送外國金泊倚像高七尺又金座像結珠弥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輙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乱

發使夫昇階履閫者莫不肅焉盡

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像繡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輙羅
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乱

發使夫昇階履閫者莫不肅焉盡
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
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
未稱令弟子爐治其髻既而光焰煥
炳燿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
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
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
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
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
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
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
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儿先行
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須道業
之隆咸無以疋所謂月光將出靈鈴
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
諸僧咸有思慕顧慶雲東徂摩尼迴
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
露於豊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
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悉載及聞安至止即往
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齒後餉梨
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叅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遺米千
斛荅書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云愉

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齒後飾梨十枚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

遍無叅差者高平郄超遣使遺米千斛脩書累紙深致慇懃安荅書云捐米弥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之人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叅差而師徒爾爾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蘭衷多所博涉内外羣書略皆遍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似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一得叙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常再講放光波若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三公物出所在時符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符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謂儻射權翼曰朕以十万之師取襄陽雖得一人半翼曰

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朱序復獲於堅謂儁射擢翼曰朕以十万之師取襄陽雅得一人半翼曰

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衆數千大和法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安外涉羣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云曾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横梁昂者為升互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其多聞廣識如此堅勑學士内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初堅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户殷富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兹南苞襄陽北盡沙漠雅建業一隅未能抗

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以晉帝為儁射謝安為侍中堅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苞
襄陽北盡沙漠雅建業一隅未能抗

伏堅每与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
江左以晉帝為傑射謝安為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結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敬
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
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外輦同載傑射攜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
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不易輦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勑傑射扶安登輦俄而顧謂安曰朕
將與公南遊吳越勑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
下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冨居中土
而制四海宜栖神無為与堯舜比隆
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
且東南區地地畀氣厲昔舜禹遊而不
反秦王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
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
地不廣民不定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
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鑾駕必動

地不廣民不定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在
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來言則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鑾駕必動
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之還平陽
公融等精銳二十五万為前鋒堅躬
率步騎六十万到偃晉遣征虜將軍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
潰於八公西晉軍遂北三十餘里死
者相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
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唱
曰若所說不堪遠理願見瑞乃夢見
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
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在西域
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
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實頭盧也於
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
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
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
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
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
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
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秦
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
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迮

處之講堂時維那夜見此僧從窓隙
出入處以白安安驚起礼讃問其來

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近

處之講堂時維那夜見此僧從窓隙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礼訊問其來意荅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誹可度脫彼荅云甚可度耳然須　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住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尒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内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末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師並前行僕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妣萇之得長安也嘉時故在城内萇與符登相持甚久萇乃問嘉朕當得登不荅曰略得萇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此嘉所謂負債者也萇死後其子興方煞登興字子略即嘉所謂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　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荅語則可參大口周戒辛

也嘉字子年洛陽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荅語則可笑狀如調戲辯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害呈嘉之日有人於壟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礼之初安生而便左辟有一皮廣寸許著辟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文字定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賛曰物有廣賭人固多辛剡剡釋安專能兼倍飛

聲汗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可比筌道安與釋道

耆汙龍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有別記云河北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謀矣

釋法和滎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恭讓知名善能摽明論總解悟疑滯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慕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關住陽平寺後於金與谷設會與安公共登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貸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正文義須之為晉王姚緒請住蒲坂講說其後少時勑語弟子俗內煩惱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其相語故得無失朗常蔬食布衣志

耽人外以為秦皇始元年移卜秦山

與慧上張宏為林下之與每共遊處

躭人外以為秦皇始元年移卜秦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後為符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朗乃於金輿谷崑崙山中別立精舍猶是秦山西北之一巖也峯岫高嶮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製窮山美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覿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在搜例及秦姚興亦加歎重燕假主慕容德欽朗名行假号東齊王給以一縣租稅朗讓王而取租稅為興福業晉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致物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舊多虎災執仗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業論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時秦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至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安禦遏之與道安避難行

冀州人少遊汧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温鎮荆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病小愈詣温温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廂迴出相聞與温日風淡忽發不堪久語比當更造温忽忽起出接與歸焉汰形長八尺風姿可觀含吐蘊籍詞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召集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擾經引理析駁紛紜恒扶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柱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

相色常動塵尾扣案未即有荅遠曰不疾而速然軸何為座者皆笑矣

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諮禀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貧裘至者千數凡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冢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弟去寺近遂侵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介懷綜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欽敬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歲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余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万喪事所須隨由備辦孫綽為之賛曰淒風拂林鳴絃映壑奕奕法汰校德无怍汰弟子曇一曇二並博綜經義又善老易風流趣好与慧遠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田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郗超書論本無

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田

也汰所著義疏并与郄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弥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擔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拚逍遥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賛理教宜令允愜法皷竟鳴何先何後乃與安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請離俗每欲圭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僉曰善遂各行後不知所終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釋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荆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飢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濩澤研釋辯析洞盡幽微後憩荆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擅生塊率仰瞻慈氏時瑯琊王忱為荆州刺史藉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至臨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來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末亂移居江左止京師凡官寺盛開講席建鄴舊僧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牙相摧摩敷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時杖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愜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与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殁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面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直一旦永為異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義理所得披尋之功信難可量矣汰與安書數述敷義今推尋失其文製湮沒可悲

釋曇翼姚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刺史毛瑗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瞻奉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瑗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寺晉長沙太守騰含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尒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搆寺宇即長沙寺是也後丞賊越逸假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羣寇既盪復還江陵修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感以金瓶置于齋座翼乃頂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感當于尒時雖復冨蘭等見亦迴為歸眞也後入巴陵居山伐木山海經

光明至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衆驚嗟莫不以翼神

感當于今時雖復冨蘭等見亦迴爲歸真也後入巴陵居山伐木山海經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虵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遥謂山靈爲其礼懺乃謂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材已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爲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主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礼謂衆人曰當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塡後爲賓禪師僧伽難陁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光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

俗奔赴車馬轟塡後爵賓禪師僧伽
難陁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光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
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
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
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
有僧衛沙門學業甚著殷仲堪所重
尤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篤志墳
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
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抽簪許道事安
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
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
遥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
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
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
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
公遥聞之以竹筒盛荆子手自緘封
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
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
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燈上行
香畢遇乃起出衆以杖前向筒致敬
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天
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

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玉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徽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寇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願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礼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滯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釋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世後隨交開隱覆舟山巖居獨立不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輙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自為講大品或問其故荅云我止可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蘇陽令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放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從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万言常日礼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篤疾常誦弥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人願生安養誠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願耳言畢即有光照身容貌更悅奄尒遷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曠姓翟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書常躬耕壟畔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叡有道行曠師竭誠迄受具戒栖風立操卓尒殊羣履素安業志行剛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

嘉興藏 第一編 第十四冊 卷五 光明藏

風立操卓尒殊羣獲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礼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花為會三之百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樹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荅詔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来正刑允輔天下任重万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雀當勤修德正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荅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瞩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郄超謝慶緒並結居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慈悲兼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極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

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任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云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礼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賛傳云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晉太和出都止凡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惚深講傾都邑汰有弟子曇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席丘學徒苦留不止及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荅移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卲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礼佛法卲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万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弊道是務雖万物惑其日計而識者

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俊編户

肇道是務雖万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俊編户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往而不反慼慼明之風　謀至相之百且荒服之賓無閑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舟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遇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閑步踐其迳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書看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侶咸依附諮禀時人号曰九州都維郗後暫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

人号曰九州都維郗後遷往吳之虎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贊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辭若春圃載芬載譽條被猗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行戒行志操確然慈廬山十有餘年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彩罪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宣揚德教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往吳越暢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剋己導物苦身率衆凡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覩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彩光耿日月幢幡華蓋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礼問曰不審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尒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乃歇虔自審

必終又覩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歎羨焉

寺造金牌千像畫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侶咸依附諮稟時

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作者咸聞異者久之乃歇度自審必終又觀瑞相道俗聞見咸生歎羨焉

高僧傳卷第五

高僧傳卷第五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